

通往情感理解的疗愈故事

——读儿童小说《梅雨时节》

《梅雨时节》让人想起海派幽微深曲的心理小说,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这类作品的魅力,形成一种隐秀的传统。梅雨季的湿意,更像精神隐喻,持续性地焦灼,纠结难了。作者费宜和用地道的上海言语,描摹一户跨越三代的上海人家。整部小说之下是空间的布置、情感的分割:大女儿宛怡随阿爸在“上只角”生活,二女儿语嫣和三女儿阿岚随姆妈生活在虹口。家庭的分裂隔绝,形成两个平行世界,三姐妹长久分别,并无音信来往。直到姆妈去世,她们借此重会,才开始重新认识,理解彼此。

阿爸和姆妈先后离世,带走了上代人的恩怨爱恨。小说用蛛网连缀的结构,以嬢嬢和阿爸钩沉出“家族遗事”;又借葬礼和祭奠,开启重逢的回归性叙述。它既包含人物列传般的故事单元,又有对过往内情原委的反复探寻。

宛怡从老牌杂志社调入下属公司做创意策划,辗转跳槽,最终离职。工作人事的变迁,使这位事业女性身心疲惫。焦虑抑郁,时刻横亘,这源于童年创伤——家庭被拆解,母亲缺位,与父亲则缺乏情感沟通。小说试图阐释人物的心理疾患——宛怡的强迫与洁癖,对丈夫冷淡,且无话可说。“这些年,宛怡看大明,觉得就像个父兄,再看两人的生活,就像搭个伙。”他用移情机制,分析两代母女间的情感障碍,“同为女儿、同为母亲的思绪不断地交替着”。困惑埋怨,也

有跨越代际的传递性、轮回感。宛怡想到自己对觅波时刻牵挂操心,就更加不理解“姆妈是怎么能够忍受与自己天各一方的”。同时,姆妈一生焦躁和抑郁,也是外公的败家行径造成的。宛怡在经历母亲的经历,既有精神的遗传,又有环境的相仿。

费宜和捕获到这种家族气运的深层侵袭。好的小说,会着力挖掘隐而不现的因果之循,不会止于人物和事件。三姐妹的婚恋全都充满缺憾,就颇有深意。阿爸将他的徒弟大明领进家门,介绍给宛怡,成了夫妻,有了女儿觅波。宛怡的事业、婚姻看似成功,却经不起自我检视。正因宛怡未享母爱,所以面对女儿叛逆,她不知所措。这在于早年依恋情结被强行切断,成年后亲密关系则难以搭建。阿岚离异,患病而死;语嫣单身,未遇良缘,完全是故事镜像的另一面,它构成命运长河的苍凉美学。

我将其称为同一种悲剧的一唱三叹。语嫣是小说情之深、责之切的矛盾合体。她娴静冷傲,内敛从顺,孤寂不免乖僻,克制难免压抑。她的过往远离异性,没有父亲,缺爱少伴,清冷异常。如此淑女,又潜藏痴狂。她与汪承望无法见光的孽缘,陷入道德负罪和情爱之欲的永恒轮回。作者并未简单进行“审判”,而是用体己的怜惜,写出理智和激情的交战——最终,语嫣走出、终结了这段关系。三姐妹也对应三种人生态度:浮沉职场,尽责家庭,抑或放飞

自我,共通之处在于抉择。语嫣有不详的身世、无果的情爱、未竟的责任。阿岚对婚姻、职业的选择,始终任性冒险,付出了代价。宛怡则要用一生学会和解。小说的深意在于,事业、家庭和自我价值,需要同体合一,但这又近乎完美理想。

小说始终在时代和地理之思中,探寻城市生活经验。“原来总以为是隔着空间,到现在才晓得是隔着岁月,显得陌生,显得凄冷。”这句虽然是写宛怡感慨与姆妈的生死永隔,却同样隐喻阿爸对旧家之情感,可望而不可即。

城市空间对身份认知的影响,不言而喻。新老上海人的代际感,在新时代下,变得日渐模糊。曾经的优越标记,就像无人识别的品牌。街区是历史意识的积淀,即使“黑漆的楼道里也有一股霉味,楼梯的扶手,也是湿滑握不上手,走到楼下的天井,还有小摊的污水”,宛怡还是从没想过离开“上只角”。作家碰触到一个核心:什么是上海气,上海故事里的“上海性”是否可以标记。他写老上海人“有点水火不侵、油盐不进的味道”,其实是在讲文化心理的定力、守正与承继。大量新上海人,年轻一代融入,则意味着城市姿态、生活形态的开放包容。在我看来,这正是上海性的一体两面、共济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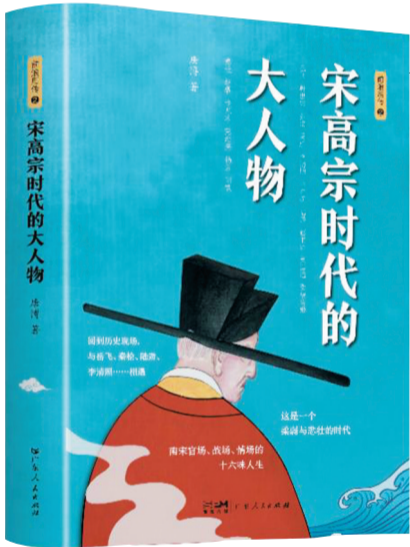
难得的是,费宜和呈现出男性作家进行女性书写时的自由、灵活与舒适。这不只在

于作品塑造的女性群像、女性中心,更在于小说潜藏了主体化的女性视觉、感官与审美。这种传统从古典而来,如中古时期宫体诗、闺怨诗,男性诗人对女性心理的代拟。我称其为跨越性别的视差之见。如宛怡和觅波经由一次共浴,从身体层面的共情感触,拉近了母女的心理距离。宛怡对嬢嬢妆容的看法,显然又如女性间的私语。

作家在“现时”的叙述里,随性地回溯追忆。宛怡和闺蜜毛毛做按摩时,仅仅片刻的出神,就展开漫长的意识流:学生时代的清冷孤独,毛毛的过往情事,毛毛妈妈的啰唆与热心……又如麻将搭子牌桌上的“八卦”,用餐时讲究的炫耀,聚会时对人物家世的评点,一切场景时光都在闪回重返。大量沪语方言夹杂其间,则使小说富于腔调、声色登样,更显质感姿态。

《梅雨时节》重现了上海生活的日与夜,从吃食菜品、起居购物、穿扮衣着到街道里弄、餐厅饭馆,都有细腻铺排。其间的品评和赏玩,透过人物之口,都显出一位“生活家”的眼光、趣味。三姐妹也可谓“上海的女儿”,她们正是上海本土气质的自然流露,具象外化。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情感理解之书,亦是自我疗愈之书。费宜和时刻都在思索都市生活状态,如何维系长辈、配偶及子女的情感关联,调适心理位置,获得精神安顿。

选自《学习强国》



让历史人物灵动鲜活

——读《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

细言说。在介绍每位人物之前,作者先以相关的诗词入题,再循序渐进逐步切入到正史叙写当中。在回溯这些大人物人生历程、诠释他们独特的生命哲学时,力求通过他们迥然各异的个人命运,去映照那个时代的整体镜像,以此呈现出宋高宗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政治文化史。

作者以《宋史》《金史》《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量传世文献为依托,对宋代历史进行深入梳理和解读。全书虽然写的是宋高宗时代,但宋高宗并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其下属,也有其敌人;既有文人,也有军人;既有“女汉子”,也有俊男帅哥;既有文坛巨擘,也有民间英雄;既有真假妹妹,也有比亲儿子还亲的养子……书中16个大人物,陪伴赵构勾勒了不同寻常的“宋高宗时代”。他们在这个有限的舞台上,分饰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演绎着叱咤风云的边关抗金,有的津津乐道于宫廷官斗,有的卿卿我我诠释着爱情的坚贞,有的威武不屈彰显出南宋文人的凛然风骨。

文中最大的主角自然非岳飞莫属。作者在解构这一人物时,饶有兴致地分析了岳飞背上到底有没有刺字,回答了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作,究竟是不是出自岳飞的笔下,讲解了岳飞治军的秘笈,历数了岳飞与赵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探讨了谁是岳飞冤案真正的主谋,以及岳飞死后平反等诸多事宜。并阐释了岳飞爱国精神的深刻内涵:家国破碎时的热血担当,迸发出还我河山的冲天斗志,这种昂扬的气概,已然成为激励

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当然,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写得很精彩,譬如人生“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李清照,诗词串起人生的辛弃疾,一生没有走出养父赵构划定圈子的赵伯琮,既与宋军战场为敌,又暗地里敬佩岳飞和岳家军的金兀术等等。作者紧紧抓住每个人物自身的特点,让他们仿佛回到生活的现场,在与读者平心静气的交流中,真实地还原出他们翩翩的历史风采。

唐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的关门弟子、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擅于通过生动、接地气的故事再现历史。他在还原历史的陈述中,常常从人性和人心出发,在淋漓尽致地展现大人物灵魂世界的同时,力求以丰富的历史细节、饱含质感的文学语言映射出鲜活的社会现实,从而让一众历史人物一走下神坛,变得可感可触。如,文中作者化身宋高宗,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解赵构,就显得十分接地气。再如,对李清照及其词作的透彻分析,就彰显出这位“女汉子”也有温婉柔情的一面。又如,在叙述陆游与唐婉爱情故事之余,对他们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又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隐隐透露出作者深长的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

有评论指出,宋高宗时代处在宋代的转折期,流露着偏安一隅的柔弱与悲壮,这种气质或多或少都体现在大时代下的一众人物的身上。他们的悲欢离合,就是最好的时代注脚,本书契合这一主题,鲜明地体现出其中的旨义。刘昌宇



《嘉靖》

他是大孝子,为父母争名分,为个人树君威。他搞大独裁,24年不上朝,帝王制衡之术登峰造极,政治手腕炉火纯青;他是大迷信头子、服药狂人,玄修祈寿,宠信方士,吃重金属,迷房中术,以斋醮挤占国帑,以青词选拔阁僚;他是败家皇帝,漠视弊政,倚重佞臣,致社会动荡,生民涂炭。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灵魂,本书作者文史大家卜键,披阅大量史料,南下钟祥,北上永陵,踏访嘉靖生命的足迹,寻觅拼接零碎的历史映像,以细致的笔墨描摹他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嘉靖。

作者卜键,文史学者,专栏作家。已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



《冬牧场》

2010年末,李娟跟随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深入北疆阿勒泰地区沙漠深处的冬牧场,度过了一整个冬天。在漫长的寒冷世界里,李娟详实地记录下这块古老、贫瘠又广阔的土地上的所见所闻:牧民们迁徙、放牧、背雪、绣花毡、整地窝子清理畜圈,隆重豪华地串门拜访……艰辛繁重的劳动是日常也是寂寞生活的乐趣与尊严。这是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最动荡艰难的一个季节,随着时光流转与外部世界物质的丰富,这种生活方式行将逐渐消失。

作者李娟,作家。出版有《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火车快开》及长篇散文《冬牧场》《羊道》三部曲等。